

25载踏浪行，甘当国门船艇上最牢的“螺丝钉”

——记南通边检老兵李加立的“硬核”坚守



人物素描

25年来，他始终坚守一线，面对老旧的巡逻艇、全英文技术资料与复杂的勤务环境，他凭借一股钻研的韧劲，从普通战士成长为船艇领域的“技术大拿”；在日常工作中，他主动扛起“传帮带”的责任，为培育更多业务骨干倾注心血、尽心尽力。

他就是江苏边检总站南通边检站执勤二队民警李加立。25年的职业生涯，生动展现了中国边检水上执勤从“汗水勤务”迈向“智慧边检”的现代化进程，也深刻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“坚守”：不是被动苦熬，而是主动拥抱变化、创造可能。

自从事船艇执勤岗位以来，李加立保障船艇安全运行，创下连续20余年无事故、无故障的纪录，先后处置长江流域突发事件30余起，参与破获走私冻品案件2起，救援沉船事件2起，救助船民10余人次，被群众称赞为长江上的“守护者”。因业务能力出色，李加立先后获评“全国优秀人民警察”、江苏省“岗位学雷锋标兵”、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“岗位建功新警标兵”等称号。



李加立(左一)向年轻民警传授船艇无人机操作使用技巧。

□ 本报记者 罗莎莎
□ 本报通讯员 虞振宇

“我是中国移民管理32318艇，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！”5月6日下午，长江南通段，一场拦截涉嫌违规外轮的执法执勤演练，30分钟干净利落地收网。

这次，5艘执法艇从三个方向合围，无人机在空中提前封控，一切的调度指



李加立(左)和战友在参加长江江面突发事件应急演练。

蔡一铭 摄

令均来自李加立所在的那艘艇。但这样的场景，在20多年前，李加立想都不敢想。

“一条艇守大江”只为“这 里有人管”

“那时候，真的是‘一条艇守大江’。”李加立回忆道，曾经与其相伴的那艘巡逻艇冬冷夏热，驾驶台上那台无线电台，就是全艇最“先进”的家当。

长江南通段水域宽阔，航道密如蛛网，每天过往船舶成百上千。李加立所在的巡逻艇马力小，续航弱，遇到可疑船只，全靠人力盯。那些年，李加立和同事就这样守着，告诉来往船只——“这里有人管”。

早年，边检船艇配备的均为进口发动机，全英文技术资料与复杂的维修标准，成为保障效率的一大制约。李加立意识到，要守护好国门水域，必须练就过硬的专业本领。

那段时间，他白天忙执勤任务，晚上便抱着资料逐词钻研，最终透彻掌握了设备原理和维保流程，为后续船艇保障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经验。

凭着这股子“钻劲”，李加立很快成长为船艇上的“技术大拿”。主机保养、故障排查、应急抢修，航行保障，只要有他在，大家心里就有底。

2018年，李加立所在的公安现役部队企业高新挖角，李加立毅然决然选择继续坚守在国门一线。他放不下的，还是这艘船，这片水域和这份干了半辈子的事业。

“我多教一点，队伍就稳一点”

时代的齿轮，悄然加速。2022年，一

艘崭新的巡逻艇劈波入列。总长35米，航速24节，抗风9级，是南通边检历史上吨位最大、航速最快、智能化程度最高的执法船艇。

李加立全程参与了这艘艇的设计与建造。那段时间，他几乎住在船厂，从机舱布局到驾驶台的每一个操作按钮布局，他都反复推敲，一口气提出50多条优化建议，其中多个创新填补了全国移民管理系统空白。

船更新了，人也要跟上。随着长江中下游进出船舶量的增长，对民警勤务能力要求更高了。李加立主动担起“传帮带”的担子。“我多教一点，队伍就稳一点。”李加立说。

他从最基础的机电常识讲起，把多年积累的维修日志、故障案例、勤务经验一点点整理出来，手把手地教；遇到训练任务，他带着年轻民警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过；碰上设备故障，他就地拆解分析，让大家围过来看，上手练。有年轻民警底子薄，上手慢，他也不急，反复讲、反复带，直到对方真正弄懂为止。

“李班长是我的师傅，他不仅从船艇的每一个零部件使用开始教我，还经常传授我们一些船艇出航的水文、天气等关键知识。”刚来艇上3个月的南通边检站执勤二队民警张兴越说。近年来，李加立先后培养出10余名业务技术骨干，一名名稚嫩的船艇新手被他培养成关键岗位上的行家里手，成为艇上的中坚力量。

从“一条艇”到“一张网” 实现双提升

硬件在变化，软件也在更新。“更大的变化，是船艇勤务机制迭代更新。”李

加立告诉《法治日报》记者。

2022年，新艇入列的同时，江苏首个边检水上勤务室实体化运行。今年4月，江苏边检总站整合南通、太仓、张家港三地力量，启动船艇执勤新模式。在该模式下，三地联动协作，南通是主基地，太仓、张家港是前哨，指挥室就设在李加立所在的“32318”艇上。

李加立介绍，指挥室通过船艇配备的某船舶航行系统平台实时监测，江面一有突发事件就及时回传画面，三地船艇接到通知预警后可快速出动，实现精准拦截和快速处置。

不仅如此，李加立还牵头制定长江水域船艇联动应急预案，划定入境船舶和出境船舶追踪拦截路线，并探索构建“船艇+无人机”水空监管模式。“过去追踪一艘船，船艇得‘硬顶’，耗时耗力。现在无人机高空锁定，坐标、画面实时回传，我们直扑目标，拦截时间至少缩短一半。”说这话时，李加立眼里闪着泪光。

从“一条艇”到“一张网”，改变的远不止执法效率，更是国门下的服务温度。新勤务模式覆盖约180海里江段，串联起苏州、南通、泰州等地的9个一类开放口岸、120余座码头、10余家大型海工船企。执法联动、通关提速，单船平均通关时间较过去缩短4到24小时，截至目前，已累计为通关企业降本近千万元。

快速反应，不仅在“出击”，也在“应急”。2月7日夜，长江南通水域寒风暴裹着江雾，一艘入境船舶在船舶航行系统平台上轨迹出现异常，偏离了预定轨迹，这一信息被指挥室民警捕获。

经了解得知，该船因碰撞受损，被迫临时停泊维修，现场情况复杂，监管压力陡增。李加立带领队员闻令而动，立即赶赴事发水域，并与海事部门紧急对接，核实船舶受损情况和船员动态。鉴于夜间江面情况复杂，他指挥民警启动接力监管预案，对船舶甲板、驾驶室等重点区域不间断掌握，密切关注船员上下动向和锚泊状态。

那几天，李加立和同事几乎连轴转，事故船舶始终处于可控、可视状态。有年轻民警担心任务跨度大、风险点多，他低沉地说道：“把情况盯牢、措施做细，船就出不了问题。”最终，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，该船成功修复复航，平安驶离被困水域。

江风依然猎猎，江水依旧东流。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渐染风霜，李加立始终像一颗铆钉在国门船艇上的“螺丝钉”。从一条艇守着一条江，到一张网守住长三角千帆竞发的黄金岸线。

第三眼

□ 周梦峰

四月，我所在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多了一面新锦旗。

锦旗常见，但这面锦旗太特别。红绒金线，国语和维吾尔语并排写着同一句话——“秉公调解挽损失，情暖边疆解民忧”。

它来自新疆喀什，来时被一张旧报纸仔细地包裹着，那份真挚从昆仑山下出发，越过戈壁与雪线，一路来到我的案头。

寄锦旗的人叫阿玉，喀什维吾尔族人。为一笔复合肥料货款，他追了整整二十年。

一笔尘封二十年的账

2005年，阿玉在新疆经营着一家小型农资公司，戈壁上风大，他站在店门口，把一张张订单写给远近的农户。春耕在即，农户们等着复合肥料下地，他千里迢迢从喀什跑到北京，和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签下了采购合同。货款，他一分不少，足额汇出。

可货没等来。一次次打电话，对方既不发货，也不退钱。阿玉这才明白过来——自己被耽误了。可耽误何止一季春耕，还有之后漫长的二十年。

2006年5月，他起诉并胜诉，法院判令被告公司退还货款及赔偿损失共计48万余元。判决生效后，因被告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，法院于同年12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2008年1月，被告公司因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。

几年之后，阿玉自己的小公司也没能扛过岁月，注销了。戈壁的风一年一年地刮，账还压心头。这些年里，邻居劝他放下，家人劝他放下，他不吭声。不是为那点钱咽不下气，是咽不下一个说法——签了合同，付了钱，货却没到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

转机发生在2023年。阿玉偶然得知，如果公司吊销后，股东一直没有依法清算的，还有机会让股东承担责任。他再次鼓起勇气，抱着已经泛黄的合同和判决书，重新走进了法院，并于2024年9月以个人名义起诉两名股东，要求他们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一审法院以“债权终本在先，股东怠于清算与损失无因果关系”为由，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。

二十年的执念，不能在这里再断一次。他把一份上诉状，从昆仑山下转递到了北京二中院的立案窗口。

“不能一判了之”

案件分到了我所在的合议庭。卷宗厚厚一摞，三道难关叠在一起：被告难寻、事实难查、双方对立。

推演中，一个疑点浮现出来：阿玉的公司注销前登记有一名叫老张的股东，但经公安系统查询并无此人。这个二十年前的登记瑕疵，直接关系到阿玉作为已注销公司的股东，是否有权单独以自己的名义主张遗留债权这一核心主体资格问题。如果确有其他股东，即使阿玉的诉求在实体上可以找到法律支撑，但在程序上却存在严重问题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势必造成新的诉累。

我没急着翻法条。曾经的援疆经历告诉我，要读懂一个地方的案子，先要读懂这片土地上的人。打开地图——喀什，和田、乌鲁木齐，我一处处勾画着。二十年前新疆公司设立登记的政策背景，在我心里清晰明了。

“隔着四千里看卷宗，不如站在这片土地上看得真。”合上卷宗，我和法官助理冯兆研说，“这一趟，得去。”

跨越昆仑八千里

从北京飞赴新疆。落地那天，长风掠过戈壁，黄沙漫过脚面。远处山脉的雪顶，在阳光里亮得发白。我们两人从城里一直走到山脚下的街巷乡野——查当年的工商档案，走访曾经的合作客户，泛黄的旧档案一份份翻开，尘埃在

那面锦旗，来自昆仑山下

光线里飞舞。能见的人都见了，能调的陈年卷宗都调了出来。一件一件比对，一条一条印证——当年企业的股权结构和清算责任的法定要件，终于一一对齐，最终证实所谓的股东老张，并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，阿玉确实是公司唯一实际出资人。

回到北京，事实有了底，更难的一关却还在后头：当年拒不应诉的两名被告，这一次能不能到庭？

二审阶段，一审公告缺席的两名被告，依然是陈年工商档案中的两行身份证号码，缺少确定的联系方式。合议庭就一点一点地找——一通拨过去，一条条讲法理利害。那段日子，办案本上记满了可能的联系方式和走访线索。最终，两名被告被依法传唤到庭。

如我在诉，诉止于我

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怎么又找上我了？”“我不是公司股东，我就替人挂个名”两名被告到庭之初仍有抵触，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抗辩。我把案卷在桌上一页页摊开，从公司法的立法本意，讲到清算义务人连带责任的法定要件，再讲到拒不履行会触发的信用惩戒。

“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，股东负有法定清算义务。”我向他们细细解释，“你们作为股东，在公司被吊销后长达十余年间未依法组织清算，导致公司主要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等灭失，无法进行清算。根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，这种情况下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”

看似无懈可击的“公司吊销、因果关系”外壳，慢慢被释法明理一层层穿透，被告的抵触，一点一点松动了下来。

我了解到，曾经的两名股东现在也面临生意失败，收入不稳定的问题。一次性支付近50万元确有现实困难。法理之外，还有情理。合议庭在坚持法律底线的前提下，兼顾双方实际情况，提出分期履行的调解建议，同时明确逾期不付的强制执行后果，既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，也为被告预留合理履行空间。

对远在昆仑山下的阿玉，书记员苏洁是那颗最温和的“电话线”。她一遍又一遍地联系对方，把庭审进展、调解方案、两名被告的难处，一点一点转述给这个维吾尔族汉子听。对方的国语水平有限，每次沟通都需要代理人协助转述。苏洁讲得慢，不遗漏每一处细节；也听得久，怕对方心里话一时没说完。

电话那头，从最初的沉默，到后来一句又一句“谢谢法官”——这个大半辈子都为这笔账堵着心的边疆汉子，终于慢慢放下了心里的石头。

最关键的那一轮调解，从晨光熹微谈到日影斜斜。我释法说理，冯兆研梳理证据，苏洁沟通协调，安抚情绪。诉前讲法，庭中析理，判后释疑——北京二中院始终践行的“三全释法说理机制”，就落在那张调解桌上的一来一往、一字一句之中。

法结，也是心结

调解协议最终达成一致，并被人民法院确认具备强制执行效力。

调解书上的收款方地名，我和同事们记了很久——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兵团支行尤木拉克夏尔路分理处”。

这起案子要解的，从来不止一个结。法结之下，压着一个边疆汉子大半辈子的心结；心结背后，系着八千里外群众对首都司法的信任与期待。

“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。”我们首都法官用脚步丈量责任，用真心化解矛盾，便是想让公平正义跨越地域与民族的界限，如春潮般润泽辽阔大地。

法结易解，心结难消。但当我们的脚步跨越八千里山水，当双语锦旗上的金线熠熠生辉，法结与心结，都在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的誓言中，化作了民族团结的同心结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、三级高级法官）

以推己及人之心守护“准妈妈”的职场权益

□ 刘晓亮

“法施于人，虽小必慎。”这句穿越千年时光的古训，至今仍在叩击着每一位司法者的心灵。作为一名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法官，回首多年的审判工作，我愈发深刻地体会到：法官办理的不仅是案件，更是别的人生。法律条文是冰冷的，但司法的过程却应当是有温度的。

我不禁想起几年前那个下午，那名坐在原告席上的“准妈妈”，她拖着不便的身体，眼神里有委屈，也有疲惫。

她是一家铝业公司的员工，因为怀孕期间去医院做产前检查，被公司认定为“旷工”，公司要与其解除劳动合同。公司的代理律师言辞犀利、逻辑严谨，称其“从2021年1月2日到5日连续四天未到岗，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”，一份份规章制度，考勤记录摆在面前，看起来无可辩驳。而她却说：“在2021年1月4日去医院做产前检查时，明明通过微信向公司部门领导请了假，却仍然被认定为‘旷工’。在进行劳动仲裁后，她又来到法院。”

听她陈述时，我注意到她的手在微微颤抖。不是害怕，更像是长期积压的无助与疲惫。她说自从怀孕，便一直小心翼翼，生怕影响工作。公司约定的劳动合同中，白纸黑字写着“依法享有法定节假日及生育等休假权利”，可当她真正需要行使这些权利时，为什么却被视为“旷工”，甚至要失去这份工作？

那一刻，我脑海里闪过很多画面。我想起爱人怀孕时的不易，想起她挺着大肚子上班的模样。如果她也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会怎样？如果是我自己，在满怀期待迎接新生命时，却要面临失业的风险，内心会是怎样的煎熬？

我没有急于作出判断、休庭后，我重新翻阅了全



□ 本报记者 吴良艺

7月10日下午，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三里镇第二初级中学门口，积水退去后的街道覆盖着厚厚一层淤泥。覃塘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梁海冰正弯着腰挥动铁锹，一铲接一铲地清理路面。泥浆溅满了裤腿，干了以后结出硬邦邦的壳，像穿了一副泥盔甲。

《法治日报》记者注意到他挽起的裤腿下，小腿上有一道暗红色的伤口。“前两天在水里拖船，水下全是看不见的杂物，撞的。”他直起身，用袖子蹭了一下额头的汗。

记者顺着他的问题问了一句：“拖船？在哪拖的？”

梁海冰打开手机相册，把照片向上划到两天前，向记者讲起了他买船、拖船的故事。

7月6日，一场洪水突袭贵港市区，梁海冰所住的欧景蓝湾小区彻底被洪水围困。“从6号到8号，水一直没退过。小区里积水到了腰部，外面的道路淹到了胸口。”梁海冰比画了一下水位。

当时，赈灾物资车停在高架桥上开不进去。小区居民下不了楼，出不去门，断水断电的楼栋里，有人趴在窗台往外望，望见的只有一片泥黄色的汪洋。

就在大家焦急无助的时候，梁海冰在朋友圈刷到一条动态，文案写着：“别慌，船来了！”视频里是一艘塑料小船。他立刻私聊对方问清楚，对方报价后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即转了账。

卖家把船放在高架桥附近，梁海冰蹚过齐胸的深水，一路摸索着走过去，把船扛了回来。

那是一艘蓝色的塑料小船，很轻，也很单薄。

“我从来没划过船。”说起这个，梁海冰笑了笑，语气里带着点不好意思，“但我想，水这么深，年轻人能蹚出去，老人小孩怎么办？物资怎么运进来？”

后来，他想了个办法，给塑料小船绑上绳子，他拽着绳子，蹚着水一步一步往前拉。

真正下水后梁海冰才发现，拖船远比想象中难。浅水区船底蹭着地面，每走一步都要跟泥浆的吸力较劲。深水区水没过胸口，每迈一步都要费力对抗水的阻力，更别提还得拽着一艘船往前走。

“从物资存放点到居民楼，不到两百米的水路，往返一趟要四十多分钟。”梁海冰告诉记者，水下还有很多被冲倒的共享电动车、断裂的树干、散落的石块，不小心踩到就很容易受伤。小腿那道伤口，就是一次搬运中碰上了水下的共享电动车留下的。

水下再难走，他也没有松过手里的绳子。7月8日这天，他跑了十几趟，那条船一趟都没空过，装满了居

民需要的物资。

最重的一次装了四十件矿泉水，梁海冰在前面拽着绳子拼命拉，一个同伴在后面推着船帮使劲往前顶。两人一前一后，在水里挪了快一个小时才走完这段路。

最揪心的是小区那户两个老人带两个小孩的人家。当时，断水断电好几天了，孩子饿得直哭。梁海冰把船拖到他们楼下，扶老人上船，抱着孩子，一步一步挪出积水区。把孩子交到安全地带的那一刻，老人家攥着他的手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。

“看到他们脱困，我心里特别踏实。”梁海冰说，“能帮一点是一点。”

7月9日，专业救援力量进驻了小区，接过了接力棒。梁海冰终于可以从水里上来，歇口气。

简单休整后，他听说三里镇这边清淤缺人手，当天中午又跟去覃塘法院的同事一起赶了过来，扛着铁锹铲泥到凌晨4点。

7月10日15时30分许，记者见到他时，他已经在三里镇的第二轮清淤现场了。“我也是两个小时前到的，已经休息好了。”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，笑了笑，“这边人手还是不够，能干多少是多少。”

采访快结束时，记者问他那条船后来怎么样了。

“船就放在物业那，万一还有紧急情况，能随时拿出来用。”他说。

图①②③ 梁海冰用买来的塑料船转移受困群众及运送物资。

受访者供图